

## 游太原 赏人文 悅自然

藏经楼  
萧刚  
绘

## 迎泽公园藏经楼搬迁记

邵学军

一般地标性古建筑，往往给人以历史悠久的印象，如果说它是从外地“乾坤大挪移”而来，恐怕许多人都难以置信。可迎泽公园的藏经楼，就是这样的神来之笔。

现在，太原市50岁以下的人，大都不知此事，还以为藏经楼原本就是建造在此的古迹呢。其实不然，藏经楼是1958年由太原市汽运二公司我父亲所在的车队，从太谷县资福寺一砖一瓦搬迁过来的。

这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据记载，清光绪十二年（1886）夏末的一天，太原西山乌云滚滚，大风骤起。霎时，太原城内外暴雨倾泻，汾水暴涨，冲决了汾河沿岸的堤坝，冲向了古老的太原城。

猛烈的洪水，掀开紧闭的大南门涌入城内，半壁西城，顿时成了一片泽国。

当时城内的著名建筑满洲城、学台衙门、阳曲县文庙，以及不计其数的民宅，刹那间荡然无存。等暴雨停歇，洪水退却，人们凿开城墙，引洪出城，迎泽门外的一片荒地，便成了泄洪的好去处。洪水泄尽，迎泽门外从此留下一个小湖泊。

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，大南门外还是一片荒郊野滩。1952年，太原市政府决定建一座公园，经过多方考察，反复论证，最后选在满洲坟西侧、大南关东侧的一片沼泽地，并发动全市人民义务劳动，开挖淤泥，清理杂草。1954年开挖南湖，1955年开挖北湖。大家积极性很高，纷纷响应，硬是靠人工一锹一锹，齐心协力挖出了一个人造迎泽湖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一个规模宏大、景观错落有致的公园初步形成。因地处古太原迎泽门外，所以被命名为迎泽公园。

公园初建后，设计了不少亭台楼阁建筑，但苦于当时资金严重匮乏，许多规划无法实现。

太谷县资福寺的藏经楼恰正处于危急状态。

据太谷县志记载：藏经楼，又名风华楼，黄绿琉璃瓦顶，垂檐歇山式建筑。是贮存藏传佛教经典图籍的楼阁，坐北朝南，面阔五间，直进三间，高度为18米，飞檐斗拱，凌空飞翔，斗拱紧抱浑然一体。雕梁画栋，鸿吻相望，脊兽有序。两层前后明次间，均设四扇六抹隔扇门，次间为槛窗。额枋、檐檩、斗拱，均施彩绘。

资福寺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五年（1185），清康熙十二年（1673）重建，距今已有830余年。后正殿毁于战火，寺内其他建筑也破败不堪。由于年久失修，藏经楼岌岌可危，四周墙壁，用几十根五六米长的椽木支撑着。当时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认为，藏经楼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价值，有保护的必要。后经省政府会议通过，决定将资福寺内的主要建筑物之一藏经楼，整体搬迁至建设中的迎泽公园。

1955年，我父亲所在的防空部队高炮103师516团炮兵连汽车运输队，集体转业到太原市汽运二公司。

1958年，汽运二公司接到搬迁藏经楼的任务，领导们斟酌再三，决定将此重任交给我父亲所在的邵振裕车队。车队成员乔兆权、刘喜庆、曹廷瑞、欧阳谨、郝维堂、龙魁、魏留福、许业源、陈希豪、党来庆、平宝财、兰振福等，都是30岁左右的退伍军人，个个严阵以待：一切听从指挥，保证完成这一历史性运输任务！

为此，市政府还派来相关领导给大家开会，特别指示：此项搬迁运输，必须高度重视，甚至超过打仗运送炮弹。炮弹运送过程有个闪失，还可以补给，而古建筑的每一片砖瓦，每一扇花格木窗，都是绝品，一旦毁坏就不可挽回，将导致后续一连串的问题，造成不可挽

回的损失。一定要严肃对待，百倍谨慎，圆满完成任务。

散会后，小队又吹哨将大家集合在车场，把所有的拉煤车，重点是马槽，用高压枪彻底清洗了两天，贴上“运输古建物，打好决胜战”的标语。擦洗一新的车头上，左右插了两面小红旗，每人还发了新手套。解放牌大卡车车队，浩浩荡荡出发了。

太谷县的老百姓听说搬迁一事，非常高兴，积极配合腾挪所有障碍物，并自发修补寺庙通往省道的坑洼泥土路面，还有不少村民沿街设案，摆放花馍，祈求平安。县城资福寺中，则有专业人员有条不紊，一砖一瓦，整体编号，逐一拆卸下来，再仔细分类打包。然后，负责装卸的排起长队，人挨人、手倒手传送，小心翼翼装车，而后，车队一辆接着一辆，一路上缓慢行驶。

每辆卡车，规定一天只能运输一趟，而且遇刮风打雷，或连阴雨天气，坚决“不拆不运”。就这样，陆陆续续历经100多天，藏经楼部件全部安全运输到迎泽公园施工现场指定的存放位置。

与此同时，公园为藏经楼特地建造了一个高1.7米，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石砌台基。台平面略呈方形，南北出陛，四周有石栏。而石砌台基上的施工单位，也在紧锣密鼓，按照图纸与编号严格核对，重新组装，重新建造，终于在1960年全部安装完成，并进行了彩绘。郑林副省长题写了毛主席诗词“江山如此多娇，风景这边独好”。

这座巍峨壮观、古朴典雅的古建筑，不仅见证了从金代到清代的历史变迁，同时也验证了人民群众的大智慧。

如今，藏经楼已成为迎泽公园的文化标志，也是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的首选地，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。

## 二十年前的大暑

乔忠延

2000年7月22日 农历六月二十一 星期六  
大暑来得好热烈。

热，持续了好几天。每日的最高气温都在35℃以上。毒毒的太阳严守职责，毫不犹豫地投下强光，火辣辣地炙烤着人们，也炙烤着建筑。建筑被烤热了，又反过来炙烤人们。更为难受的不是白天，而是夜里，夜里温度不降，人们热得难以入睡。这状况接连三四天了。

烈，是突降了一阵暴雨。过晌午的时分有了雷声。雷声由远及近，由闷及响，雨也就相伴来了，大大的点子，打得地上噼噼啪啪。大雨时间不长，却有一种轰轰烈烈的气势。

雨住了，看看日历，大暑来了，时在21时。大暑来得确实热烈。

2001年7月23日 农历六月初三 星期一  
清晨没有清晨的滋味。

不凉不爽，闷沉沉的，哪有一点点清凉的意思。既然没有了清凉的意思，早晨也就混同于上午或者下午了，这混同的原因全在于一个字：热。

一早碰面的人都说热，热得夜里没有睡好。是热，热得浑身汗渍渍，不由得伸手抓遥控，开空调。偏偏开空调的人也多了，电也难以重负，刚刚开了就沉沉地喘息，喘息着闭了呼吸，停了。

只好与闷热相厮守了。

守到天亮，撕日历，一看，今日大暑，而且，时间是3时5分。难怪清晨也那么热！

2002年7月23日 农历六月十四 星期二

按常理说，大暑应该热过小暑。

今年却不然。小暑热得要命，36℃、37℃、38℃，温度节节上升，有的地方高过40℃了。7月15日我去河南商城县开笔会，火车上超热，过了驻马店，车厢成了烤箱，人人都像流油的面包，淌着汗，离信阳站还有1小时，每秒钟都度日如年。

从信阳到了商城，又毒热了一天。上到山顶，比山下凉些了，却还是个热。

第二日，降温了，凉爽了。在黄柏山凉爽了两天，下山，乘车，归里，天一直没有热起来，没有热到小暑那个境界去。

次日翻开日历，哦，大暑了！大暑不热。

